

姓名：林品碩

現職：舞蹈工作者

流浪國家：尼泊爾

流浪計畫：讓神靈牽引，在群山中流浪，在尼泊爾的信仰與白雪中尋找自己。

「那些爬上山頂的人，一半是愛著自己，一半是愛上自我消弭」-心向群山



Kongma La Pass 海拔5550公尺

行前，獨攀了一次雪山北峰，為這次旅行做準備。直到出發前一天，都只是知道自己這一趟要上山，要去個很高的地方，去哪？去多久？計劃還沒定下來，只向旁人交代了一張單程機票，說這天會出發。

在加德滿都時，到處打探著獨自入山的可能，直到走進徒步協會辦公室，承辦人員卻給了你斬釘截鐵的一句話：「不允許獨自入山。」灰頭土臉地坐在路旁，面對與先前網路上查找資訊的不對等，一部分是對於被拒絕的憤怒，另一半是對於未來旅程的不知所措。呆坐了一陣：「幹！管他的，不能去也要去。」隔天向客運站的櫃檯，買了一張通往山腳下的巴士票。

## -日記1/22-

高山湖泊時傳來如怪物般的低吼聲，那是氣泡由湖底浮起的聲音，你總感覺冰面底下藏著某種巨大的能量，正撕裂著結凍的冰面，或在湖面底下進行著某種野蠻、暴力的鬥爭。一切都藏在表象之下，轟隆、咕嚕...無止無盡的喧囂。

從Lungden四千三百五十公尺的海拔，一路向五千四百的Renjo啞口挺進。六點半出發，原可能要更早，因茶館老闆的再三制止：「現在上面非常寒冷，而且這麼早出發你看不清路，路上都是結冰還有雪太危險，不要找死！」想著當地人對山裡再熟悉不過了，總不能不聽勸吧！擔憂著一天內超過一千公尺的爬升，並且也從來沒身處在如此高聳的海拔過，身體極很可能會產生高山症，因此才希望有更多時間適應。天色才漸亮，黑暗轉為淡藍，一直到四千七百公尺前，感覺身體沒有大礙，不過此時已置身在一處荒涼之地，幾乎看不見植被，放眼望去只有石頭、冰塊、白雪與自己。當你停下來休息時，只聽見胸口傳來的呼吸與心跳聲，吸吐的氣息聲像是包覆在耳邊般響亮，極致的安靜，如此的安靜，彷彿世界只有自己。空間靜默的包容一切，天空是如此的藍，像海洋灑進空中，雪山圍繞著你，那是一種難以言喻，矛盾的領域，眼前的世界既開擴又壓抑。你正對眼前得世界臣服著，但同時也不該存在於此。

山的另一頭突然傳來咕嚕聲，乍一聽像音響發出的聲音，回音在山谷間縈繞，你向那方向端詳許久，想知道那不該有人的地方怎會有人造的聲響，咕嚕咕嚕...轟隆隆，耳朵確實捕捉到那聲音的來處了，視線往那一掃，幾乎確定聲音由那兒來，直到它又發出下一聲：

「咕嚕」。仔細的聆聽著，你從來沒有看過高山湖，聽過湖的聲音。結凍的湖面，上面覆蓋著一層白雪，陽光映在上頭顯得刺眼，那抹白像是表明著不允許被叨擾，任何世間上的濁氣雜質都沾不上邊，毫無雜念的白，不容質疑的聖潔。遠方逐漸飄進視線裡的雲朵，抬頭看向上方的啞口。時間不多，該走了。

抬頭看向五千四百公尺高的啞口，讓人心生畏懼的陡峭，此時仍有六百公尺要爬升。越往啞口走，就越感到舉步艱難。一步，呼吸開始急促。兩步，胸口起伏的像顆皮球。三步，腦袋裡的神經開始不安分的抽動了起來。警覺自己正在高山症犯病邊緣遊走，於是改以非常緩慢的步伐行走，在這樣的高度裡，無論如何都必須想辦法緩和身體產生的症狀，和自身的疲態共存。每走幾步就得歇會，回頭看著走過的路，在望上看那遙不可及的啞口，你

不禁開始想自己是否真有能力翻越，何時才能抵達？無盡的輪迴，行走、休息、環望、思考，於是再繼續起身行走。折磨了數個小時之後，終於將這段難以置信的路途消化，你終於到了啞口上方。來到Renjo啞口，上頭掛滿了藏傳佛教的五色風馬旗，頂頭的風吹的旗幟飄灑，你將背包卸下，上前將旗幟捧在手心，將額頭緊緊的靠著，感謝自己能來到這裡，感謝群山讓你來到這裡。拍了一張照片，懷著感念，背包上身，前方還有路途要走。

自從啟程以來，已經走了一百多公里。從啞口一路下行，疲憊與不堪早已佔據身心，鼻子與嘴唇則被嚴寒與紫外線侵蝕的發紫。頭頂的雲層越來越密集，你希望在由白轉灰的雲層追上之前趕到住處。路上什麼都沒想，腳步沒停過，眼前是大名鼎鼎的「Gokyo湖」，估計是這一帶最大的高山湖。如山的另一頭所見的湖，白雪覆蓋，聖潔連天。不過已無心賞景，你不斷地走，冰爪不斷地刺進棉雪沙沙作響，突然之間，冰爪的牙咬在硬巴巴的冰面上，腳下的路埋沒在前方凝結的冰瀑裡。冰瀑層層堆疊，霸佔在山坡上，角度如此傾斜，就算是冰爪也難以踩踏，而下方就是十幾公尺深的谷底，無不一都在散發出致命的氣息。躊躇一陣，眼睜睜的看著遠方的村莊，沒法。方向對了，只是路不對，眼睛四處捕捉著新的可能性，你看見懸崖另一頭有條路線，其實也說不上是「路」，只是一個「可能」罷了。先把登山杖收起，手抓著岩點，腳底下的石塊一點也不穩定，一動就晃著，沿著岩壁與冰牆下攀，身體與牆面貼近的微乎其微，吐息的空氣吹到牆上再反彈回臉上，就這樣手腳並用，在各種不確定性下行走，越過層層的致命冰瀑，天空已飄起小雪，沿著湖岸的小徑，雪花與景色在眼角飄過，你來到今晚的住處，Gokyo湖邊的茶館，海拔四千九百公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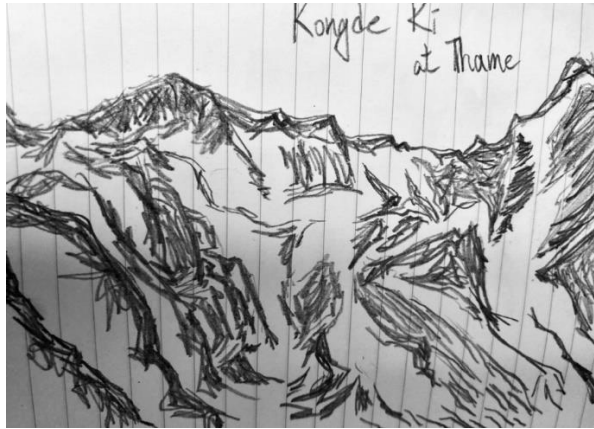
Renjo La pass



Gokyo湖岸

## 「Beautiful things don' t ask for attention」 -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

在攀爬啞口的當天，環望著包圍我的群山，我在日記中寫下這段話，源自電影白日夢冒險王，片中一位攝影師對於雪豹的形容。



某日對遠方山頭的手繪



尼泊爾燒屍廟Pashupatinath

在山上時，所有行動都為了活著，而此行則為了直觀死亡。

離開尼泊爾的前一天，走了一趟當地印度教中著名的燒屍廟Pashupatinath。從遠處看，諾大的濃煙佔據天空，強烈的火葬氣味瀰漫，迎面衝擊而來。往中心走，群眾圍在儀式現場，情緒化作煙霧在感官中奔竄，人們哭的撕心裂肺，燒盡的餘灰隨風落散河水。也許是第一次如此面對生命逝去，在現場，看見亡者的臉孔，已漸蠟黃的四肢，當下腦海裡一片空白。活著的人，死去的靈魂，無法抗拒的引力將眾人聚集在此，我又為何而來？

在山裡、城市，我試著以另一種姿態看見、聽見許多故事。從自然到人群，人群回歸自然。在這來回之間，生命的重量刻印在記憶裡，不過一切仍在消化，仍在思考。